

不负

“金英”之约

◎薛静

小雪之后，该是落叶满地，寒风凛冽的时候。但今年的北方，冬季姗姗来迟，和煦的阳光为秋季保留了一丝气息。尤其是菊花，开得堪称浓烈。从重阳节开始，各地的公园里、景观带、商场外纷纷摆上了颜色各异的菊花，争奇斗艳，很多市民趁着闲暇之余纷纷相约赏菊，并拍照留念。

菊花光花瓣，就有平瓣、匙瓣、管瓣、桂瓣、畸瓣等诸多种类。花型更是姿态各异，奔放有之、庄重有之。花色既有黄、白、紫、红、粉、绿、墨、泥金等单色，也有红黄各半的“二乔”、红黄二色的“鸳鸯荷”、背黄腹红的“金背大红”、粉紫为底白色斑点的“梅花鹿”等复色，还有心花为一色，边花为另一色的“初风”“绿水”等，不一而足。许多城市也有专门的菊展，延续几十年，变的是时间、地点，不变的是那份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人在菊花的海洋中完成与秋日丰收的深情告别，积蓄迎接寒冬的勇气与力量。

中国人自古爱菊，李清照在《行香子·天与秋光》写道：“天与秋光，转转情伤，探金英知近重阳。”后来，菊花也被称做“金英”，赋予了高洁、长寿的寓意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高吟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将菊花与木兰等香草并列，作为品性高尚、不与污浊合流的象征，开启了菊花“君子比德”的先河。陶渊明则是将菊花的隐逸与淡泊推向极致，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”走在田间小路上，举目远望，青松与菊花相映成趣，那是名士雅士返璞归真，实现田园理想的化身。到了黄巢，一句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用金菊傲霜盛开与百花凋谢而凋形成的强烈对比，预示了腐朽王朝的末日。至明代黄凤池所撰《梅竹兰菊四谱》，菊花与梅、兰、竹并称为“四君子”，用以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。

由此可见，菊花尽管有形色之美，但我们喜欢菊花，绝非仅为其美，更在于其不畏严寒、不与百花争艳的孤高气节。中国人向来喜欢将物性升华至人性，当赏菊、品菊、饮菊之事成为百姓生活日常，当感官品味与精神慕贤融为一体，菊花也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吟咏中，深深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基因中。赏菊，早已不仅是视觉享受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。

如今，菊展仍存，赏菊的人依然川流不息。然而，当我们沉醉于不同种类菊花呈现的灼灼其华中时，有没有领会到那隐藏在花香深处的文化意义与精神象征？菊展，只是古老传统的简单复刻吗？显然不是。著名学者叶嘉莹曾在论述诗词中的物象时指出，草木虫鱼之所以能感发人心，在于其承载了历史与文化的积淀，能与今人的生命产生共鸣。赏菊亦然。当我们在菊花前驻足，品味一杯氤氲菊花茶，穿上一件绣着金丝菊瓣的汉服，这都是一次又一次与历史、先辈的无声对话。

不可否认，传统文化传承至今，普遍面临的“熟悉的陌生”现象——我们熟知其形，却可能疏远了其神。这种情况又何止菊花。传统文化里，花卉大都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品格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、兰花自有幽谷芬芳，花朵背后，凝结着一部厚重的人文史。但可惜的是，许多人文史的传承被舶来品打断，其蕴含的传统意义被打断、被“覆盖”，尤其是菊花，深受其害。现如今，一些人对菊花避之不及。敢问传统何罪之有？敢问凭什么要固守来印象抛弃传统意义？周顾历史传承，一味拿别人的风俗硬往自己身上套，哪怕复原了古代服装制式、礼仪风俗，也“只在表皮不在里”而已。

文化的传承，向来不止是念念古文、背背诗词那么简单。当我们再度步入那片金黄、纯白、姹紫嫣红交织的菊海时，或许可以在按下快门、赞叹其美丽之外，多一份不同的感悟。沿着这片“金英”，我们或许能从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与自省，重新思索“淡泊明志”的古老智慧，感受那份历经霜寒而愈发灿烂的生命力量。重拾文化认同，把荣耀还给菊花，如此，方不负这岁岁年年如期而至的菊花香气，也让这场延续千年的“金英”之约，焕发出更加深厚而持久的生命力。

冬日游园，邂逅静谧之美

□本报记者 郭超

初冬的潍坊仿佛按下暂停键，街头闹市少了些许喧嚣。在这闲适的季节，迎着暖阳，慢悠悠的逛游园，绝对是打开冬天最惬意的游玩方式。潍坊的园子内敛而精致，隐于闹市而不避世，不妨趁着晴好天气，做一回“时光闲散客”，一起逛逛潍坊的园子吧。

△十笏园景色怡人。记者 巩建国 摄



兼具南北园林之美

潍坊的园子大小不一、千姿百态，用独特的建筑语言和文化符号向游客娓娓道来那些辉煌的、悠久的历史。

要说潍坊城区的园子哪个名气大，那可实在是不少。就拿被誉为“鲁东明珠”的潍坊十笏园博物馆来说，这座百年建筑是凝固的中式园林史诗，更是潍坊流动的传统艺术脉络。著名书法家高小岩曾作“到此无不忘游客，入园即是画中人。”从这二联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的景致有多美了。

眼下，潍坊十笏园博物馆换上了冬日盛装，漫步其中，移步换景，光影流转，让人醉了心间，暖了心房。它面积虽小，

却布局紧凑而巧妙，每一处仿佛都经过精心雕琢，在有限的空间中呈现自然山水之美。精致的亭台、古朴的阁楼、青砖黛瓦、古典窗花、大红灯笼，营造出一幅浓墨重彩的园林初冬图。园子内的美景不胜枚举，造型各异的门最为让人津津乐道。如意门、垂花门、满月门等，造型各异，处处流淌出诗意之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同志画社及室外展的四副新置牌匾，由郭怡琮、王珂、时振华、孙建希四位艺术名家亲笔题写。名家笔墨或苍劲、或雅致，既彰显书画艺术精湛造诣，又为空间注入文化深度。

归真园与十笏园一样，兼具南北园林

特色，洗尽铅华处，呈现江南水墨般之美。园中亭台楼榭，山石林立，小桥流水，错落有致，庄重大气。白蜡、法桐像一位位长者迎来送往，热情迎接每个走近它的人。这个季节的归真园，更多的是静谧之美。坐在亭台前，阳光洒下一片金黄，长廊的影子细细长长，这一刻，宛若画中人。飘落的枫叶在水面泛起涟漪，古香古色的廊檐和窗户在枫叶中半遮半掩，宛如一个羞答答的女子。归真园的假山群同样不容错过，它们曲折盘旋，高低错落变化多端，穿梭其中如同置身迷宫，充满乐趣。登上假山高处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倘若身着传统服饰前来游玩，镜头里又是另一番美丽景致。

承载丰富文化内涵

原汁原味的园林特色，各有千秋的历史瑰宝，潍坊的园子每一处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让人感受到潍坊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入冬后，潍坊城区的松园子古民居里依旧充满缤纷的色彩。说起松园子，想必潍坊人都不陌生。松园子古民居因《潍城地名志》“街中有丁氏松园，故名。”得名。松园子是潍坊传统民居的代表，也是潍坊市现存年代较为久远的古民居群。

走进松园子古民居，12处院落39座建筑，三进四合的规整格局，中轴对称的严谨，与四周景致遥相呼应，仿佛打开一幅历史画卷，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。来松园子，得不到历史名人的旧居看看，潍

坊工艺美术界大师、潍县画派十大领军人物郭兰村就曾居住于此。那些运用卯榫工艺打造的圆形后窗，是拍照的绝佳“打卡”点。恍惚间，仿佛一脚踏进江南园林。触摸斑驳的砖墙，挑选一件心爱的文创，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满满的传统文化的温暖。

国画名家、美术理论家、美术教育家郭味蕓人尽皆知。郭味蕓故居陈列馆，又名“疏园”。在这里，见证了一代名家与艺术的不解之缘。冬日的疏园，没有了春日的繁花似锦，夏日的绿树成荫，秋日的硕果累累，但却多了一份宁静与深沉。游走其中，处处可见名人风采。例如正房悬挂齐白石为郭味蕓题写的“知鱼堂”匾额，以及徐悲鸿、郭沫若、黄宾虹等为郭味蕓

题赠的对联；两侧起居室陈列着郭味蕓的起居用品和文房四宝。北院西侧有郭味蕓晚年亲手所建茅草画室“爱竹茅草”；院正中坐落着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所塑的郭味蕓半身铜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园内遍植花草树木，与老建筑相得益彰，处处透着沧桑之美。一座曲折的小桥将疏园与郭味蕓美术馆紧密相连，为参观者搭建起艺术与生活的桥梁。在这里不仅欣赏到古老建筑的精美，感受到自然景观的独特，更深入了解了郭味蕓的艺术成就和人生经历。疏园，这座承载着历史与艺术的古园子，山水、花木、鱼鸟在景中，又在画中，冬日里焕发出别样的光彩。

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

除了潍坊城区的园子外，青州的园子也是园林艺术中一朵瑰丽的奇葩。这些老园子不仅是青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，也是人们了解和感受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窗口。它们形成了“城中有园，园中有景”之格局，吸引无数游客和市民前来探寻历史的足迹，感受岁月沉淀的韵味。

青州最负盛名的园子非偶园莫属。清康熙年间，大学士冯溥将其改建为私家园林“偶园”，当地人也称为“冯家花园”。这处园子一年四季都展示着它独有的美，值得坐下来用一天时间细细品味。踏入偶园，人目皆金黄，宛若为大地铺上

一层厚厚的绒毯。园子内的景色不胜枚举，都值得停留下来欣赏一番。最富吸引力的就是假山了。石峰参差，亭台错落，溪流蜿蜒，仿佛浓缩山川秀水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四大奇石“福、寿、康、宁”，在冬日注视下多了几分道劲与潇洒。假山堂作为偶园的重要建筑之一，其精致的建筑风格与古柏的自然之美相得益彰。虽历经岁月洗礼，却依然保持着苍翠之色。在天气渐凉的冬日里，唯有嶙峋山石与沧桑古柏屹立，勾勒出一派爽朗的寒冬气象。

出了偶园，不妨再到欧阳修纪念馆看看，两处相隔并不遥远。踏入馆内那一

刻，瞬间像回到了那个文风鼎盛的北宋时期。冬天的欧阳修纪念馆少了几分喧嚣，多了几分宁静与悠远。馆内通过实物展陈、文字、图片等，系统梳理欧阳修的一生。在这里，可以近距离感受他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，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偕园，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体现原主人房可壮的家国情怀与清廉本色。很多当地群众将它视为心灵栖息处，但它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。冬日漫步于此，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画、谈古论今的场景，亦步亦趋，让人不觉陷入历史的褶皱中去，也算人生一大幸事。



△归真园一角。记者 巩建国 摄



△偶园容膝亭。通讯员 迟玉红 摄



△疏园一角。记者 巩建国 摄



△偶园北海世家——存诚堂门前。通讯员 迟玉红 摄

